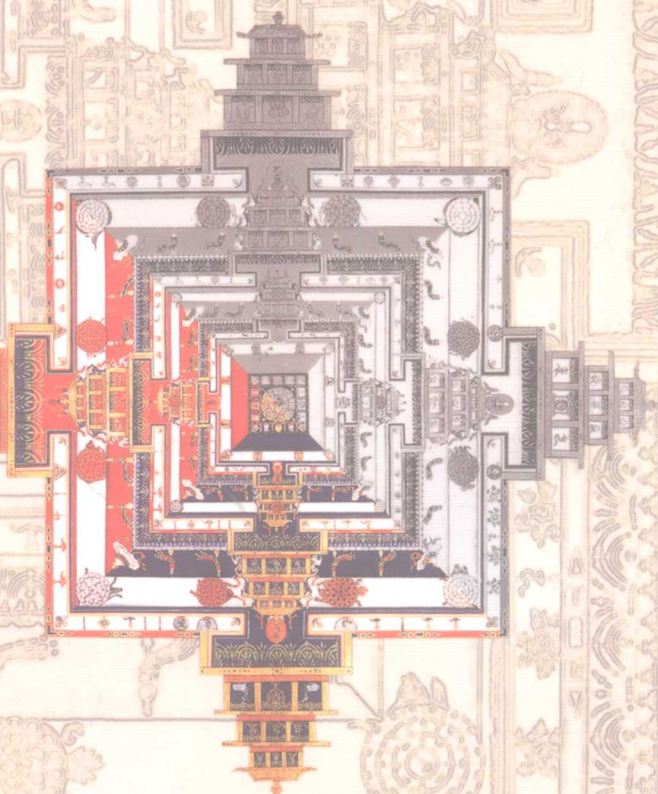


# 走进曼荼罗

刘原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 走进曼荼罗

刘 原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曼荼罗/刘原 著.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223-02193-7

I. 走... II. 刘...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4737 号

## 走进曼荼罗

---

编 著 刘 原

责任编辑 王剑箫

封面设计 李 峰

电脑排版 周正权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

印 刷 拉萨福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625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1-3,000

书 号 ISBN 978-7-223-02193-7

定 价 12.8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联系电话(传真):0891-6826115

## 自序

故乡,是个非常撩拨感情的字眼,每每提到故乡,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到亲切和由衷地眷恋。我出生在山东平原,这块沃土赋予了我生命、青春和走向人生道路的起点。

使我在人生道路上得到锤炼、成熟和精神财富的是我的第二故乡——西藏。

我在西藏风风雨雨走过了41个春秋,从城市到农村,从草原到原始森林,都留下了我难以忘怀的足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融进了我的深情,与长相厮磨的藏族父老兄弟,更是情重如喜马拉雅山,意长如雅鲁藏布江水,我熟悉他们,热爱他们……

半生酿造的情感浓酒,使我沉醉,使我激动,又使我情不自禁地倾诉,于是便利用茶余饭后写下了近百篇(首)散文和诗歌,可能有失专业水准,但它表达了我的心声。

因为工作关系,我对西藏的历史、宗教文化、民俗民风,产生了由衷地爱恋,便忙里偷闲,阅读了大量地西藏史料,采访了部分藏族专家学者,以及旧政府官员和普通工作人员,考察了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区的数十座寺庙,这使我的精神财富得到了不断地积累和丰富,于是便开始了民俗文化方面的探讨与写作。先后在省内外报章杂志发表了百余篇论文、杂文、游记等文章。

离休之后,我终于有了充足的时间思考和整理,欣喜历史赋予我这宝贵的光阴,我努力实现老有所为,体现人生应有的价值。

1997年,我与人合作撰写并由我编著出版了《中国西藏邮政票史》一书,该书荣获1998年北京亚洲邮展评委会银奖。后又经过几年的笔耕,完成了《走进曼荼罗》一书。“曼荼罗”一词本是梵

文,藏文译为“坚廓”,汉文译为“坛城”,是佛教的宇宙观。西藏的佛教徒,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虔诚的佛教徒视“曼荼罗”为存在世界,于是便有了西藏第一座寺庙——桑耶寺完全按照“曼荼罗”理念设计修建而成。我在采访该寺后写的一篇文章就采用了《走进曼荼罗》这一题目,进而引伸为本书之名。

目前,我正在编选、补充我的散文、诗歌集,我想,只要一息尚存,我将继续写下去,不枉虚度此生。

我以为,人生应该有理想,有抱负,有精神,有作为,我一直为此而努力,直到终点。下面就以一首自勉小诗结束这篇小序:

浩荡大海一小舟,  
敢向深水踏浪头。  
纵有百回千折苦,  
不达彼岸帆不收!

最后,殷切期待着诸位专家、读者的批评教正!

作 者  
2006 年 6 月  
于蓉城

## 目 录

|                   |     |
|-------------------|-----|
| 自 序.....          | 1   |
| 初到圣城.....         | 1   |
| 走进曼荼罗 .....       | 12  |
| 百沟之母传奇 .....      | 20  |
| 甘丹寺纪游 .....       | 25  |
| 阅读拉萨 .....        | 30  |
| 尼木河畔的故事 .....     | 39  |
| 丰收的祭典 .....       | 49  |
| 关于吞米·桑布扎的传说.....  | 52  |
| 拉萨忆旧 .....        | 56  |
| 藏币奇趣大观 .....      | 60  |
| 藏邮趣话 .....        | 74  |
| 西藏客邮史末 .....      | 80  |
| 西藏物名拾趣 .....      | 89  |
| 晏前认舅及其他 .....     | 92  |
| 萨资岗纪事 .....       | 95  |
| 夏鲁寺漫笔.....        | 100 |
| 禄东赞的拐棍.....       | 108 |
| 西藏历史上的七贤和七觉.....  | 109 |
| 佛·菩萨·神·罗汉·人物..... | 113 |
| 固始汗在西藏.....       | 117 |
| 宗山吊古.....         | 122 |
| 沐浴节与维纳斯.....      | 126 |

|                         |     |
|-------------------------|-----|
| 生命的长廊·····              | 131 |
| 大昭寺探宝记·····             | 134 |
| 藏传佛教艺术中一朵美丽的小花——擦擦····· | 138 |
| 彩绘人生路·····              | 144 |
| 西藏壁画海洋漫游·····           | 150 |
| 草原一月·····               | 172 |
| 在林芝的日子·····             | 175 |
| 极地寻梦·····               | 181 |
| 巴桑一家的过去和现在·····         | 185 |
| 酥油茶情节·····              | 187 |
| 一位区长的传奇故事·····          | 190 |

## 初到圣城

每个人的过去都隐藏在他的内心,就像一本合上的书;他记下了每一页的内容,而他的朋友们只能读懂题目。

——弗吉尼亚·沃而夫

著名作家丁玲曾说过:“人常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人生经历的变幻莫测,使我更深刻地感悟到这句话的含义。

—

1956年4月初,在我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转折——组织上决定我去西藏工作,参加那里即将开始的民主改革。在我的概念里,那是一个极其遥远而陌生的世界。人文地理,民俗民情,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气候条件,生活习惯……这一切对我来说,都神秘的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然而,我就要踏上这神秘之旅,去开启神秘之锁,进入这个世界并融入其中。

我和同伴们都怀着一种强烈的渴念踏上了旅途。自济南出发,辗转了三个多月,于8月3号才抵达拉萨。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当我们转过一道山梁时,耀眼的布达拉宫金顶突然跃入我们的视野,我们就像胜利的战士夺下了一个制高点,情不自禁地从车上跃起,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几个月艰难的旅程行将结束,我们即刻将拥抱昼思夜想的圣城,那种难抑的亢奋和由衷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 二

进入拉萨,全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一色的白色碉楼,衬以黑色的窗边和红色的女儿墙,在骄阳照耀下,色彩对比尤显简洁而强烈,从这种独异的建筑格调里,也能领悟到藏民族的纯朴刚直的性格。家家楼顶上飘着五颜六色的经幡,庙宇散布全城,香火轻烟缭绕,檐牙风铃,迎风作响,善男信女,或五体投地膜拜,或绕街转经,一派浓重的宗教色彩充斥着整个圣城。喇嘛尼姑,无处不在。贵族男女,穿金戴银,极具奢华,在朗生(农奴)的簇拥下招摇过市。脸庞上镂刻着艰难风尘的市民,疲惫地奔波于市井间。是那些乞丐,上顶一片天,下铺一片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

拉萨最著名也是最繁华的街区是八廓街。八廓街位于老城中心,是一条方框形的街道,著名的大昭寺和朗子辖(旧拉萨市政府),就在这方框之中,八廓街全长不过 1500 米左右,店铺鳞次栉比,商业十分繁荣。凡较大的商店,多为印度和尼泊尔商人经营,大约有五六十家。藏族和回族经营的多为小商店和摊点,还有二十余家汉族开的小商店,多为北京人、云南人和青海人经营。拉萨当时的人口仅有约 3 万人,市场并不大,但很繁华,商品也很丰富,大到吉普车,小到打火机,应有尽有。90% 的商品都是进口货,如美国的“威力斯”吉普车,英国的“兰灵”、“三枪”自行车和华达呢衣料,德国的照相机、闹钟和花线呢,瑞士的手表,法国的香水,日本的杂货,澳大利亚的五星打火机,印度的皮鞋、椰子油、糖果等,香港的挂面和塑料制品等,简直是一个袖珍国际市场。

## 三

当时的拉萨,有一个十分令人扎眼的现象,仅有 3 万人口的一

座城市，就有五六个贫民点，据我记忆所及，现在拉萨食品厂西侧一处，第四代本（藏军团级单位）营地的前边一处（即现在的军区二所一带），清真寺附近一处，小昭寺附近一处……他们都住在环境十分肮脏的地方，每家都是用一块补了又补的破布，中间支撑一根柴棍，四角用绳子拴在石头上，以避风雨。虽在严冬，瘦弱的孩子都是光着身子，蓬头垢面的站在那块破布下瑟瑟发抖，无奈地等待父母乞食回来，那幅凄楚的情景，和普度众生的格言，实在反差太大。

八廓北街有座建在高台上的二层藏式碉楼，这便是有名的“朗子辖”——旧拉萨市政府所在地。与其说是政府，倒不如说是监狱更为确切，因为经常在这里关押犯人，并以挖眼、割舌、砍手脚等酷刑相加。政府前面是个小型广场，广场上有四个带环的铁楔子，抓到小偷，不分男女冬夏，剥掉衣服，将四肢牢牢地捆在四个铁楔子上使其不能动弹，然后猛抽皮鞭，重的还要再受剁手等酷刑。据说过去有的重犯要骑铜马游街。铜马为空腔，中间可燃烧木炭，把犯人捆在铜马上，把火点燃，由四人抬着游街示众。炭火越烧越旺，慢慢把犯人烫死。“朗子辖”变成了一个阴森可怖的所在。“朗子辖”在处治犯人要吹响牛角号，百姓每听到“朗子辖”传出阴森的牛角号声，便心惊肉跳。渐渐地“朗子辖”这一名称便成了一个十分恐怖的符号。

那些不知所犯何罪而被戴上脚镣的犯人，在沿街乞讨，据说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官方的开支，这真是一个大胆的“创意”。他们所戴的脚镣，与通常的脚镣大不一样，是用长约40公分（不含两头套住脚腕部分）、宽约5公分的钢板，经过锻烧，将两头打成圆筒状，套在犯人的两条脚腕上，想必在套时不待钢板冷却，否则无法套进。可见，犯人所承受的痛苦有多大！这种硬钢板脚镣给犯人戴上后行动非常困难，而且常常把脚腕磨得血肉模糊。我所看到的这样的犯人，两脚腕都裹着数层破布，但仍显露出皮开肉绽的惨

象,令人目不忍睹。这种酷刑固然很残忍,但较挖眼、割舌、剁手脚、剥皮乃至把犯人丢进布达拉宫底层的蝎子洞,让数百上千只蝎子活活蜇死,也许算是幸运的了。

#### 四

拉萨大大小小的贵族,有数百家,大一点的贵族多数住在城区边沿,有幽深的林卡(园林),优美的庭院,富丽的建筑,舒适的设施。如贵族兼富商察戎家,花园式的庭院里,设有欧式秋千摇篮,我常常看到太太小姐们悠然自得地荡漾在摇篮里。每家都无偿地使用着一群朗生(家奴),有的喂养犬马,有的喂养奶牛,有的打扫卫生,有的司厨,有的专事服侍老爷、太太、少爷和小姐。家庭主要成员都有自己的厨师,有的还把厨师派到内地或印度专门学习烹调技艺。他们的生活十分讲究奢侈,我曾看到原藏军第一代本帕拉家有几十种进口名酒,数十种高级进口糖果点心,他家中的这些食品,可以摆满一个琳琅满目的食品店。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活佛,仅各种高档皮衣就有四百余件之多,即是每个冬夭穿一件,也可穿四百余年。金币、银元无数。过去在拉萨看电影是一件奢侈的事,但赤江活佛拥有私家放影机,还有一些不堪入目的影片……佛门的六戒,在这里变成了一件虚无的摆设。

#### 五

拉萨是西藏原地方政府的大本营,聚集着一大批各级僧俗官员,自一品到七品,比比皆是。各级官员可从服饰、头饰、帽子和靴子予以区别,还可从代步方式或随从多寡来分别。如达赖喇嘛出行,享受最高的规格,不是乘坐八抬大轿,就是乘坐专用小轿车(当时的拉萨,小轿车极为罕见,张国华将军执行公务都是乘坐吉普

车)。二三品官员出行,或坐轿或骑马,四品以下官员,或骑马或步行。

僧官的服饰,以穿袈裟为主,但面料上乘,内着坎肩饰以高档锦绣,且靴子和佩饰都不同,高官却戴一顶状如草帽,但顶部有一约 15 公分高的尖锥体,整个帽子是硬质料做成,帽窝很浅,仅仅浮扣在光头的顶部,若不系绳,稍动就会掉下来。与其说是帽子,倒不如说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僧官在非宗教场合,也可穿俗装。俗官在公务场合必须穿制服、朝靴,或戴帽或挽髻,私下可穿便服。比如阿沛·阿旺晋美副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当时是地方政府的噶伦(二品官),兼职我们西藏干校的校长,他平时着藏装,或穿西装,有时也穿中山装,当时他已剪掉了辫子,留的是西式头,但有一次(时在 1956 年 9 月)他带我们部分教职员工和学员去拜见达赖喇嘛,穿的是二品官服——带龙云和江牙图案的长袍,内衬白领,马蹄袖。头上挽的发髻,状如横放在头上的花卷(疑为假发做成),黄色镶蓝条纹朝靴。拜见是在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新宫内。我们在阿沛·阿旺晋美校长的带领下鱼贯而入,阿沛·阿旺晋美校长态度严肃而谨慎,甚至带几分拘束,用藏语与达赖喇嘛简单交谈几句,我当时是藏语盲,听不懂谈话内容,但从其言行举止观察,大概是祝福和请安之类的官话。随即五体投地磕了三个长头,然后起身退到一侧,接下来便是我们拜见,我们汉族同志都是不亢不卑然地行点头之礼,达赖喇嘛也报之以微笑。我们只觉得他是一个人,不是神。藏族同志都是 45 度躬身行伸舌礼,达赖喇嘛则手持一柄流苏(柄长约 50 公分,木质,前端扎有一束长约 40 公分的红色丝线穗,类似京剧中胡子生手中执的小道具——马尾甩子),每个受礼者低着头轻轻碰一下丝线穗,这是一种最快方式的摸顶。然后由一位身高马大的巨型喇嘛(身高足有 1.9 米以上,我猜想可能是达赖喇嘛的保镖)发给受礼者一条红布条,长约 50 公分,系在自己的脖子上。信徒认为它具有超自然的意义,从

心理学上讲,它不过是一种心理暗示而已。

达赖喇嘛出访或返藏,都要在拉萨西郊接官厅(现在的自治区党校一带)举行迎送仪式,拉萨各界都要参加,尤其拉萨各寺院的喇嘛尼姑,更是倾寺而出,把接官厅的大片地方染成了一片红色,宛若海洋的赤潮一般(喇嘛尼姑均穿红色袈裟)。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藏兵,藏兵甲本(连长)以上军官穿制服外,低级军官和士兵都着与百姓同样的藏装,所不同者藏兵穿的都是浅色的粗氆氇呢藏装,头戴大沿礼帽,留一条长长的辫子,颇像清朝的辫子兵。穿藏靴,没有任何军阶标志,除了肩上的那支英式步枪外,与老百姓没有明显地区别。士兵的年龄,似乎没有严格的限制,既有十四五岁的孩子,也有六十岁左右的老人,有的父子同在一处当兵,还可世袭,兵营就像一个没有女人的大家庭。纵列的行军队伍,先导是乐队,号手吹的是洋号洋调。鼓手很特别,身披豹皮,像一位古代勇士,打的却是洋鼓。鼓手有节奏地将鼓槌高高扬起,在空中旋转三圈之后再击打咚咚咚地鼓点,士兵便踏着鼓点前进。这是一支原始与现代融合、西洋与本土嫁接的杂牌军队。这一切使我这个初来乍到者,仿佛在阅读一个传奇故事,被故事情节所深深吸引。

仪式极尽铺排隆重,既有宗教的仪规,又有世俗的礼仪,是一个古老而繁褥的仪式。不论送迎,自拉萨至接官厅,队伍浩荡,络绎数里。达赖喇嘛乘坐八抬金顶大黄轿,先导为铁棒喇嘛(具有很大权力,类似宪兵),不时凶神恶煞地吆喝着开道,任何人见之都要回避,脱帽、躬身、伸舌,不敢正视一眼。后面是四五十人的幡伞骑队;驮香马匹的僧官数人,然后是宫廷乐队边行边奏古乐;接着是十八人的俗官骑队,七品以上僧官骑队近百人;还有代本以上军官、贵族官员、地方官员、寺庙的大喇嘛和达赖喇嘛的身边侍从;侍卫在大轿前后的噶伦和武士若干人。轿后紧跟的是护轿大黄伞,以及其他各色伞幡;后面是藏王、摄政王、经师、各教派首领、各大呼图克图、三大寺堪布、上下密院堪布、藏政府属下官员、拉萨市政

府官员等,最后是七品以上俗官约五六十人殿后。前呼后拥,不下千人。还有拉萨上万名男女老少市民夹道送迎,好不热闹。

出于礼节,机关干部也派去代表,但对人数并没有严格的限制,我们每次都欣然前往,一是去看热闹,二是觅得一个了解西藏社会的绝好机会,不亦乐乎!

## 六

我进藏后被分在西藏干校工作(西藏大学前身)。为准备民主改革,学校招了大批藏汉族学员,最多时达到二千多人,可是校园里仅有三座藏式小楼和两栋土平房,大部分学员住帐篷,我们也住帐篷。那时的拉萨,冬天比现在的冬天冷许多,晚上在帐篷中睡觉,把整个脑袋都要裹在被窝里,一到下半夜,被窝中没有一丝暖意,只好迷迷糊糊熬到天明。早晨起来,热水瓶塞子被冻的像焊在水瓶上面一样难以开启。一到中午,高原的阳光又特别无情,挤进帐篷就像进了蒸锅一样,闷热不堪。晚上照明的蜡烛,在第二天早上若忘记横放,蜡烛就会变成“香蕉”,晚上再也不能用了。

当时的拉萨,基本上没有副食市场,新鲜蔬菜和新鲜猪肉,都是稀有物品,很难吃到,餐餐都是粉丝、海带、木耳、黄花和罐头之类。水果更是像王母娘娘的仙桃,难得一见。由于长期缺乏某些维生素和氧气,很多人的指甲向上翘,形如小勺。那时没有高压锅,吃的是夹生饭和发粘的馒头。可那时的人们,都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柱,对那些似乎不能忍受的艰苦,以笑置之,占据他们心灵世界的似乎是永远的欢乐。

## 七

为了统战工作的需要,我们财务科安排了一位活佛科长,他时

年已逾古稀，白胡须很长，他每天都把胡须编成一条活泼的小辫子，说起话来不停地摆动。这一景观倒补偿了他那光滑脑袋的单调感。我们的这位科长虽然年事已高，但他对上班很是积极认真，每天都按时携佣人提着酥油茶上班。我们特为他准备了一个上乘卡垫和茶几。他上班时大体上做如下几件事：除了喝酥油茶以外，便手捻念珠默默地念经，有时也打打瞌睡，实在闷了，还跟我们开开玩笑。有次他要我喝酥油茶，因为我刚进藏不久，对酥油茶的味道还难以适应，我便客气地说：“谢谢！我不会喝。”他却拽着我的耳朵，捏着我的鼻子，非要我喝不可，我只好向他投降，龇牙咧嘴地喝下了一碗，他却昂首大笑起来，下颏的小辫子也随着他下颏的抖动跳起了舞蹈。他笑的那幅灿烂开心的样子，简直像个儿童。后来他再让我喝酥油茶时，我只有乖乖地从命了。我学会了喝酥油茶，后来竟一发不可收拾，成了铁杆酥油茶迷。我在西藏工作的大半生中共用了四个酥油茶桶，每当想起那香喷喷的酥油茶，我的心便立即飞到西藏那难以忘怀的岁月中去了。

## 八

我们西藏干校，就坐落在拉萨河边，是两个很大的林卡（仲吉林卡和车吉林卡）相连所形成的广阔而幽深的大园林。内中房屋寥寥几座，大部分是散落在林卡中的帐篷，看起来不像一所学校，倒像是勘探队的营地。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几年的学校生活。茶余饭后，我们常常在林卡中散步，拉萨河边消遣。一天晚饭后，我和一位同事去拉萨河边散步，我们在河岸上发现离岸边不远的水中有一物体，出于好奇，便走下河去看个究竟，走至跟前，使我们两人同时一惊，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是一具约十五六岁少女的尸体，赤裸着下身，上身仅穿了一件白色的斜襟短衫，一根绳子将少女的脖子和腿腕处交叉着捆成了像卷曲的虾米状。我的同

事胆子大,脱掉鞋袜,卷起裤腿,便到水中将少女尸体拖到岸边,我们两人像侦查员似的分析着少女的死因,最后我们判断:这是一起谋杀,而且很可能是奸杀。我们两人匆匆返回学校,向同事们介绍了我们刚才所发现的一幕,接着跑去拉萨社会部(当时尚未建立公安局,社会部代行公安局的某些职责)报案,社会部立即派人到现场做了勘察,并展开调查。调查过程是侦查员的事,我们当然无从知晓,但我们作为发现此案者,而且也很同情那位正处花季的少女残遭杀害的命运,一直关注着此案的结果。过了几天,我们又专程去社会部了解案子的进展情况,调查此案的侦查员给我们讲了一个令我们十分意外又十分好笑的情况:少女并非被谋杀,而是因病死亡后水葬的。想不到因我们对藏俗的无知而虚惊了一场。后来我才知道,西藏的葬法共有五种形式,即塔葬、火葬、天葬、水葬、土葬。

塔葬是最高贵的葬法,只有达赖喇嘛和班禅才能享此殊荣。他们圆寂之后,都要修造规模宏大的金塔,如五世达赖喇嘛的灵塔,仅黄金就用了11万两,还以七宝进行装饰,极具富丽堂皇。他们的遗体经解剖处理后葬入塔内。

火葬等级次之,大活佛、大贵族、大头人等去世后才能享用火葬,后来贵族和头人也有天葬的。

天葬,就是让死者的肉体喂鹰(秃鹫,藏语曰“恰鬼”),藏族视秃鹫为神鹰,是负载死者灵魂升入天国的使者。天葬是最普通最多见的一种葬法,也是一种程序极其复杂的葬法。人死后,一般要在家停灵三天,最多不能超过七天,要视季节和吉凶日取舍。其间要请喇嘛念经,为死者超度罪孽,然后选择一个吉日,在太阳出来之前,由“东布丹”(专业天葬师)背往固定的天葬台(由于交通工具的发达普及,现在多数用汽车运尸体)。“东布丹”先点燃一种带香味的树枝,香烟袅袅升起,这是“东布丹”和天使们交流的信号,那些已经具有条件反射的天使们见到烟柱升起便络绎而至,在天葬

台上空盘旋,等待人们所赋予它的使命。此时,“东布丹”要做好肢解尸体的准备工作,先脱掉死者的衣物(死者的衣物用具,全归“东布丹”所有),将裸尸放在专用作解剖尸体的巨石上,男性面朝上,女性面朝下,自下而上的切割。操作中“东布丹”还要为死者唱功德,让死者超度罪过,尽快到达天国。他们的动作十分熟练快捷,不到一个小时,就可将一具尸体分解完毕,将骨、肉、内脏分别堆放。此时,“东布丹”要吹响螺号,以召唤天使前来履行使命,天使们也十分配合,按着“东布丹”的调遣而行事。

喂食“恰鬼”也有程序,先喂内脏,后喂肉,然后喂骨头。若先喂肉后喂内脏,吃了肉的“恰鬼”便不再食内脏,如果尸体不能被“恰鬼”全部食完,死者的灵魂就领不到进入天国的通行证,被永拒天国之外,这是死者亲属大为忌讳的。死者骨头,要用石头打碎,掺合糌巴酥油,这样“恰鬼”就会欣然全部食完,负载着死者的灵魂去往天国。天葬时亲属一般不到现场,远亲可去送葬(妇女不能参加),并跪于天葬场侧双手合十,俯首为死者祈祷早升天国。

“东布丹”尽管肩负着送灵魂升天的中介使命,但在旧社会“东布丹”这一职业,与铁匠、乞丐、妓女等,同属于下九流,虽然人们离不开他们,但又十分鄙视他们,他们用过的碗,外人绝不使用,甚至他们坐过的卡垫都要丢弃不用。他们很难找到妻子,为了生存,他们不得已而操持这一被视为鄙贱的行业。

存在决定意识,飞速发展的潮流,也在冲击着人们的观念。“东布丹”现在的收入很高,月收入达到几千元,地位也相应提高了许多。

水葬,在拉萨地区并不多见,特别是民主改革后,人们的收入水平逐渐提高,环保观念得到加强,天葬逐渐成为时尚。但在林芝地区和沿雅鲁藏布江的某些地区,仍有水葬习俗。

水葬也有不同方式,我在1956年9月,在拉萨河边所见的水葬少女(前已述及)是一种葬法。也有将尸体大卸八块,投入江河